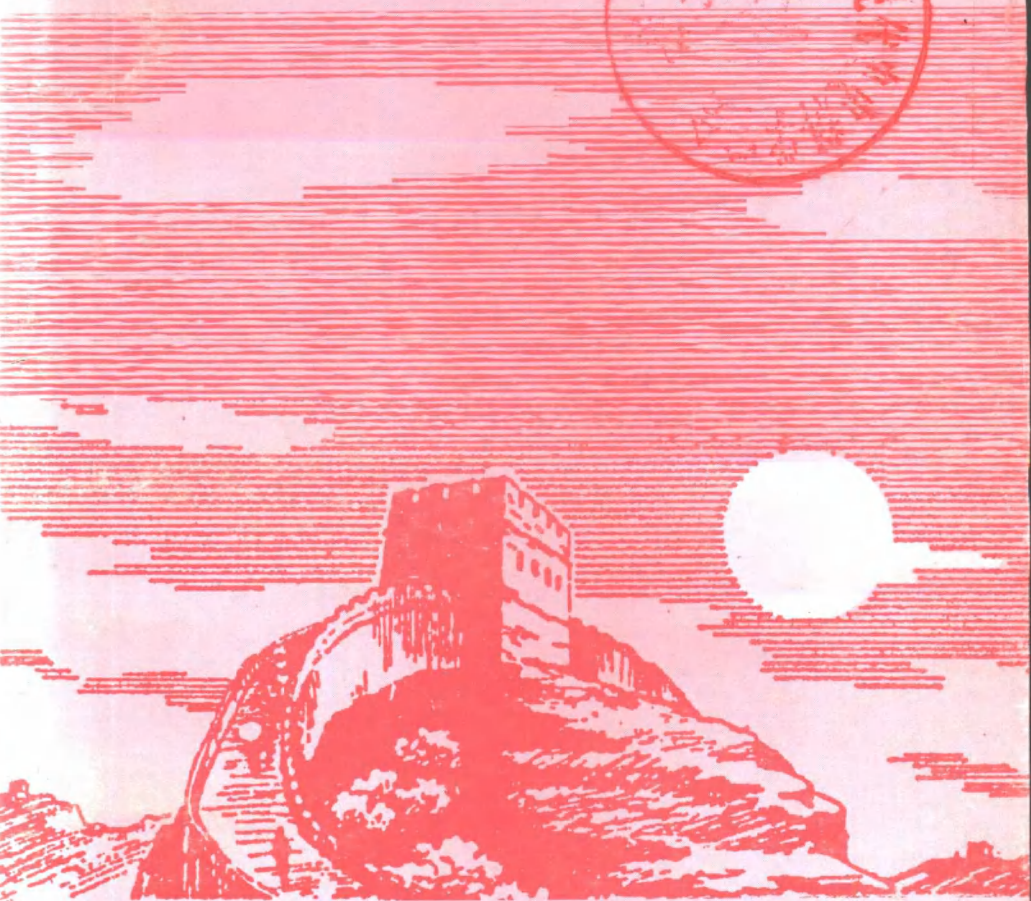


12

# 难忘的岁月



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# 难忘的岁月

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封面设计：文 群

编 审：朱晓明

责任编辑：金宏慧

## 难忘的岁月

---

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安徽省政协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4 字数：100千

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册

---

皖内部图书 98—050号 定价：8.00元

# 目 录

## 盱嘉来六支队

- 纪念解放战争胜利五十周年……胡坦 杨如新 徐征发(1)
- 战前请命 打回淮南 .....(2)
- 跨过陇海 抢过安丰 .....(4)
- 鲁南苏北 千里烽烟 .....(5)
- 西进山区 横扫土顽 .....(7)
- 二进西山 胜利返还 .....(9)
- 湖西侦察 结纳绿林 .....(11)
- 洪荒宇宙 风雨同舟 .....(12)
- 西进湖滩 首次告捷 .....(14)
- 绿林朋友 欣然归来 .....(16)
- 长淮区委 前沿阵地 .....(17)
- 解放铁太 巩固后方 .....(18)
- 县委机关 进驻黄岗 .....(20)
- 立足苇滩 搭好跳板 .....(21)
- “淮支”解放了盱凤嘉 .....(23)
- 敌区工作 转入地下 .....(24)
- 突破封锁 再进山区 .....(26)
- 迎接主力 马坝会师 .....(28)
- 三十四旅 三战三捷 .....(29)
- 山雨欲来 英明决策 .....(31)
- 敌顽“清剿” 我反“清剿” .....(33)
- 反“清剿”，后期更艰苦 .....(35)

|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坚持盱嘉 | 发展来六 | (36) |
| 盱嘉来六 | 全面解放 | (39) |
| 支援大军 | 打过长江 | (40) |

## 变铜陵敌后为抗日民主根据地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——1938年底至1943年春铜陵敌后抗日斗争 |                 | 朱农(42) |
| 日军进犯                    | 铜陵沦陷            | (42)   |
| 打击敌人                    | 组织武装            | (44)   |
| 发动群众                    | 建立抗协            | (47)   |
| 特殊任务                    | 敌伪工作            | (50)   |
| 军部北移                    | 坚持铜陵            | (53)   |
| 风云突变                    | 艰难斗争            | (59)   |
| 腥风血雨                    | 就地坚持            | (70)   |
| 建立政权                    | 巩固地区            | (72)   |
| 统战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| 团结抗日            | (74)   |
| 铜官山区                    | 必争之地            | (76)   |
| 借粮度荒                    | 减租减息            | (77)   |
| 组织民兵                    | 配合战斗            | (78)   |
| 征粮收税                    | 保障供给            | (80)   |
| 大东洋行                    | 特殊作用            | (81)   |
| <b>重返泗五灵凤</b>           | 孟亦奇 钱亦山 顾强 吴炎斌  | (85)   |
| (一)                     | 淮北根据地的西大门       | (86)   |
| (二)                     | 挺进支队西渡运河打回淮北    | (88)   |
| (三)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由山东到淮北          | (90)   |
| (四)                     | 悲愤交集之下的反思       | (94)   |
| (五)                     | 重新开辟泗五灵凤地区的战斗历程 | (99)   |
| (六)                     | 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政策和策略  | (115)  |
| (七)                     | 全力支援淮海战役        | (120)  |
| (八)                     | 泗五灵凤全境解放        | (124)  |

# 盱 嘉 来 六 支 队

——纪念解放战争胜利五十周年

●胡 坦 杨如新 徐征发

今日盱嘉来六，到处郁郁葱葱。

试问当年战垒，而今且看谁雄？

目睹山乡巨变，更羨故土新颜。

坚持深化改革，告慰前辈英灵。

盱嘉来六支队的前身，是淮南二工委和淮南支队领导下的，以24名地方干部和老战士组织起来的盱来嘉工委、淮南支队的第二大队。这个大队其实就是一支人员精干的盱来嘉武装工作队。这支武装工作队于1947年元月，在淮南二工委和淮南支队直接领导下，从鲁南打回淮南，深入敌后，经过两进山区，开辟泗、盱，逼近盱眙城下，发动群众减租减息、抗丁抗税、土改反霸、扩大武装、恢复民主政权等一系列反复斗争，以及艰苦复杂的反“清剿”过程，逐步扩大为泗盱边防大队、盱来嘉总队，进而又在主力下放加强地方武装后，分别建成盱嘉、来六两个支队，不久又合并为盱嘉来六支队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，这支坚强勇敢的人民武装，坚持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——津浦路东的淮南山区和淮河两岸，对于配合正面战场，迎接主力南下，收复县城，解放淮南，支援大军过江，都作出了有力的贡献。

## 战前请命 打回淮南

1947年的1月，沂蒙山区虽然还是冰封未解、山雪犹存的早春，但是宿北、鲁南、莱芜三战三捷的喜讯却像浩荡的东风，迅速传遍了山区、平原的每一个村镇。

“快速纵队今已矣，二十六师汝何为？徐州薛岳掩面哭，南京蒋贼应泪垂。”陈毅同志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大好形势。为了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，加速华东战场我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，华东局决定：派出一批武装力量重返淮南，深入敌后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，配合正面战场，有力地打击敌人。

我们这批准南干部在1946年秋随军北撤以后，有的转战宿北、鲁南，有的坚持在淮海边缘，有的参加了随军学校。我们日日夜夜都盼着打回淮南。“千里烽火走天涯，淮南毕竟是我家。”1946年的12月底，突然听到要我们打回淮南的消息，使人感到格外振奋，虽在严寒的天气，周身却传遍了热流，当天就赶到华东局驻鲁办事处报告请命。一致要求：“深入敌后，打回淮南”。当时办事处的负责人黄岩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正式向我们传达了谭震林同志代表华东局所作的决定。华野三纵司令陶勇为我们送来了机枪、汤姆式、长短枪和弹药；山东省副省长方毅为我们发来了大米、服装、医药和纸币、银元。1月20日上午黄岩同志又为我们作了“打回淮南去”的动员报告。他说：“江淮大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从目前来说，更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：它逼近蒋介石的巢穴南京，威胁着南北交通命脉津浦铁路。你们打到那里重建根据地，开展游击战争，无疑是在敌人心脏插上一把利剑，敌人必然会调动兵力疯狂‘围剿’，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兵力，让我们主力腾出手来更好地打击敌人。”他又说：“毛主席说过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

老虎，蒋介石敢于向我们发动全面进攻，他那 300 万大军只等于一筐鸡蛋。我们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击破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争取提前转入大反攻”，“目前全国战局发展很快，各个战场捷报频传，形势一派大好。前三年歼灭敌人主力，后二年分歼敌人残余，五年打垮蒋介石，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，必将实现。同志们，这次你们打回敌后去，任务是光荣的，斗争是艰巨的，早则两年，迟则三载，津浦路上会师，迎接大军南下，琅琊山下为大伙儿庆功！”

接着，会上宣布了淮南二工委、淮南支队及所属一、二、三大队领导成员的名单：淮南二工委以徐速之、张百镗、胡坦、江汉三、杨如新、谢杰三几位同志组成，徐速之为书记兼支队政委，张百镗为支队司令，薛磊为参谋长兼第一大队长，陈立富为大队副；盱来嘉工委由胡坦、杨如新、王宪荣、李忠诚、吴昌如、保晴组成，胡坦任工委书记兼淮支第二大队长、教导员，徐征发任大队副，杨如新任副教导员；定滁全工委由江汉三、谢杰三、马骞等同志组成。江汉三任工委书记兼教导员，马骞任大队长，谢杰三任副教导员。

我们这支轻装、简从、精干的队伍和定滁全工委一起南下。出发前召开了誓师大会，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，征发同志说：我们既是武工队、战斗队，又是宣传队，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，学会孙悟空的本领，钻进敌人的心脏，打击敌人的要害；如新同志说：这是党的英明决策、重大战略部署，我们必须坚定地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。最后胡坦同志说：“我们这次打回淮南，既要有信心，又要有决心，胜利了我们就开一个祝捷大会，失败了就开一个检讨大会，牺牲了也要开一个追悼大会。”这些都集中地反映了同志们的高昂斗志和无畏精神。



## 跨过陇海 抢过安丰

当时敌人的重点进攻虽在我们的沂蒙山区，但在广阔的敌人后方，仍是烽火四起，烟尘未消，敌人到处设有封锁线、哨所站。我们这支集结在郯城相官庄的淮南支队及所属三个大队，共有 140 多人，肩负着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，象一支离弦的箭头，直插敌人的后方。

2月6日的夜里，我们的队伍出发了。月色暗淡，风沙扑面，前面炮声隆隆，后面战火纷飞。队伍衔枚疾走，行程百里，拂晓之前，赶到了我们主力二纵的驻地。这是靠陇海白塔埠以北 20 华里左右的一个村落，我们白天休息，准备着第二个夜晚，跨过陇海铁路，冲过敌人的封锁线。

第二天的夜晚，我们的部队行程不到 20 里，天气突然变化。北风怒吼，雨雪交加，老天也降下了黑幕，对面看不到人影，伸手见不到五指，道路崎岖，一步一滑，如果有人掉队，就难以再找到队伍，同志们只好一手持枪，一手相互牵着前进。好在带路的老乡道路熟悉，夜行 80 多华里，在天未亮以前，终于从房山——阿湖车站之间胜利地跨过陇海铁路，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，到达了安丰山下。

一夜的行军，外衣被雨雪淋湿，内衣被汗水浸透，有时稍歇一下，热汗变成了冰水，侵袭着前胸后背，冻得大家遍体冰凉。同志们多么想能够有片刻的时间，烤一烤外衣，换一下内衣，吃一顿饱饭啊！可是就在这个时刻，一个头戴白孝巾的中年妇女向我们飞奔而来。她喘吁吁地说：“同志们辛苦了，回来的好啊！本来该给你们安排一下驻地，搞一点吃的，喝一口热水，可是这里不能停留，必须赶快离开。”我们听了这个突乎其来的情况，周身凉了半截，为什么？正待发问，村上围来的群众争着对我们说开了。他们介绍

说，她丈夫原来是村长，前天为了掩护过路干部突围，被敌人惨杀了。她深怀国恨家仇，接过了丈夫的班，是我们村上好样的女村长啊！大家听了深受感动。接着，女村长又对我们说：“安丰山并不安，这是敌人故意留下的空白，设下的圈套，前天运西的干部100多人，就是在这里惨遭敌人杀害的。同志们快转移，千万不能大意啊！……”于是，司令部立即决定，继续向南转移，急行军15里，跳出敌人的合击圈。许多同志一边走着，一边在想，广阔的敌后有这样好的群众，这样多的坚强勇敢的男女英雄，何愁蒋介石打不垮呢！想到这些，打回敌后，夺取胜利的信心更坚定了，冰冷的身躯又重新涌上了暖流。

### 鲁南苏北 千里烽烟

2月10日的傍晚，在苍茫的暮色里，我们又踏上了征途。在敌人占领区里，到处死气沉沉，悄然无声。半夜，我们赶到六塘河边。这条河水深冰薄，横贯东西，拦在我们的面前。渡口、码头都被敌人占领，船只也被敌人所控制，沿河两岸还有土顽巡逻、放哨。同志们正在为过河作难的时候，群众又伸出了援助之手。他们取来了粗绳长索，木桶木桩，这头钉好木桩，那头长索牵过河去拴在大树根上，六只大木桶漂在水面，每只可渡六个同志。大家手挽绳索，顺序渡河。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，140多人全部渡过了河。

又一个日落黄昏，队伍继续向南进军。我们第二大队担任前哨，行程不到10里，前方出现了一片洼地，中间有一条土埂，两侧茫茫白水，芦苇丛生，群众称之为“芦花荡”。部队刚刚走上狭窄的土埂，埋伏在土埂侧面的敌人突然向我们射击，而我们没有理睬，加紧步伐，继续前进。直到接近敌人，对方才开腔问话：

“什么人？”我们的回答是冲上去，消灭他们。敌人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，纷纷向水里逃去。我们的前进道路被打开了。在这次遭遇

战中，我们的尖兵冯友才同志不幸壮烈牺牲。友才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。我们甩掉了敌人，经过一夜的急行军，来到盐阜地区十二纵队的驻地，陈庆先司令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帮助我们休整队伍，调整领导，补充服装后，又派人护送我们渡过射阳河，到达射阳镇，找到了苏中二地委副书记陈阳和二分区司令朱云谦同志，给我们讲了敌情，介绍了经验，补充了弹药，为我们下一步抢渡大运河做了充分的准备。

大运河的流向是从南到北，它是我们从东到西的必经渡口。我们在白天先派武装小组作了侦察，夜间队伍赶到河口，割断了敌人的电话线，封锁了通往宝应县城的路口。这个河口就是离县城8里的八千镇。由于河宽流急，对岸又有敌人岗哨封锁渡口，看守船只，夜间禁止所有的人过渡。因此，渡河的任务十分艰巨，有的同志要泅渡，天寒水冷不行；有的同志要硬打，敌人居高临下不行。幸亏随我一起打回来的四位淮宝同志，他们了解地形，水性又好，自告奋勇担任起抢渡夺船的任务。这四个同志喝了点烧酒，脱下棉衣，双手举托着武器和棉衣，纵身跳进刺人肌骨的寒流之中，渡到对岸，丢掉湿衣，套上棉袄，突然冲进了敌人的哨所，敌人张惶失措地逃走了。我们的四个同志，两人看守哨所，两个割断绳索，拉过两只大渡船，100多人的队伍一次渡过了运河。同志们高兴极了，夜行近百里，3月16日早上经过白马湖赶到吕梁桥时，当地群众刚在吃早饭。就这样我们又一次胜利地冲过了敌人的封锁。

吕梁桥是淮宝县南部的一个农村集镇。这里是我军恢复政权不久的游击区，本来可以在这里进行短暂的休整，但是同志们归心似箭，心急如焚，不顾长时间的紧张劳累，午后又继续前进。当天傍晚终于赶到了三河北岸的黄庄一带住了下来。从鲁南到苏北，千里烽烟，我们昼伏夜行，风餐露宿，沿途绕过敌人的据点，避开敌人的哨所，边走边打，历时58天，全程796华里，加上迂回曲折，实际行程可在1000华里以上

我们住在黄庄一带隔河相望，可以见到家乡故土。只见山河破碎，满目荒凉。重返旧地，感慨万千：“千里冰封踏雪归，关山密水渡若飞，阳春三月英豪气，逐鹿江淮马不弛”。

## 西进山区 横扫土顽

淮南津浦路东，西临铁路，北靠淮河。西北中部，峰峦重叠，杂草丛生，绵亘 200 余里，大部都是盱嘉来六几个县交界的边缘。这一带山区，在我军北撤以后，蒋军大搞所谓“强化治安”：区有联防队，保有小保队，加强保甲制度，实行五家连坐，撤村并庄，制造无人区，残酷统治人民群众。尽管如此，英雄的淮南人民，还是广泛流传着“抬头看青天（青天指国民党），低头想心思（心思指新四军）”的民谣。敌人占领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家家户户贴春联，有的门上贴了“四时吉庆”，盼望新四军早日回来；有的门上贴了“八节安康”，祝愿八路军多打胜仗。尤其是一些军工烈属忧心更切，多少父母想儿女，多少妇女盼丈夫，就连几岁的孩子也是这样唱：“鸟儿叫，妈妈笑，爸爸北撤回来了。”淮南的人民是多么怀念我们的党和子弟兵啊！

4 月 14 日的夜里，我们在淮支的领导下首次抢渡三河，打了观音寺，打掉了几个顽乡、保公所。经过近山塘，进驻小莲塘，占领了小雨山，横扫了新旧铺。我们连续而又紧张地战斗，震动了整个淮南，敌人感到震惊，群众万分高兴。淮南山区到处议论开了：“今天盼，明天盼，共产党还要回淮南”；“新四军回来了，乡保长兔子尾巴长不了”。英雄的人民行动起来了。妇女们为我们当向导，孩子们为我们送情报，老大娘为我们担任瞭望哨，小姑娘替我们看彩号（指伤病员）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随着淮支的队伍，打过了三河，一鼓作气，冲散了观音寺敌乡公所，跨过盱天公路，越过马坝，直到近山塘西南

的陈庄住下来。第二天的上午，老大娘为我们担任瞭望哨，让我们吃饱了饭，睡好了觉。当天下午黄昏，孩子们的情报送来了：“近山塘李楼乡长李小耳朵正在集中保小队，扬言要查户口……”我们得到这情报以后没有等到敌人集中起来，就向西移动了，临走司令部命令：“去一个班打垮它，叫土顽也尝尝我们的厉害！”敌人被我们打垮了。敌人的扰袭，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前进。可惜我们第一大队的副指导员冯立才同志在西进中，中了敌人的冷弹，不幸壮烈牺牲了。晚间我们进驻到莲塘，掩埋了烈士的遗体，擦干了战友们身上的血迹，准备着明天的战斗。

我们三更造饭，五更上山，居高临下。天刚亮，我们远远看到盱眙方向的敌人真的来了。这是盱眙的保安大队，大约300人。当时我们想，只要他们后面没有广顽，就要试探它一下。于是，我们严阵以待，看他能奈我何？虚弱的敌人，看我们居高临下，岿然不动，也不敢横冲乱闯，只是缓缓逼近我们，步步紧缩对我们的包围，不敢猛攻。而我们集中在山上，照样吃饭休息，监视着敌人的动向。日落黄昏，敌人对我们的包围还没有完全合拢，我们突然来个猛攻，冲破了缺口，甩掉了敌人，先是向西而去，夜晚又转向东南，横扫了新、旧铺，再打了联防区，连夜转移到离三河不远的三任庄住下来了。

三任庄处在盱眙、天长两县的边缘。我们在这里，便于利用空隙跳出跳进。刚刚住下不久，群众就来报告：“天长的一个保安中队，连夜赶来，想阻止你们的去路。”我们决定攻其不备，打它个措手不及。一大队从正面顶住，薛磊、陈立富英勇负伤，不下火线；二大队从侧面出击，徐征发横端机枪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。当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时，我们已跳出天长的边界，回到盱眙境内，拂晓以前，又迅速渡过三河，返回到衡阳滩上休整了。

## 二进西山 胜利返还

4月19日夜晚，我们在淮南支队的领导下，在开辟淮宝地区的杨效椿支队一个连的配合下，二次打过三河，全歼了黎城、牌楼两个顽乡公所的敌人，缴获机枪1挺，步枪20多支。我们还连夜赶到了近山塘，决心搬掉这块进入西山的绊脚石。

当我们的队伍刚刚进入近山塘乡公所的庄上，群众对我们讲了：近山塘土顽头子是亲兄弟三个，老大是乡长，两个弟弟都是保长，我军北撤以后，杀害过我方人员，逼死过军工烈属，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，民愤很大；他家有三支长枪，一支短枪，现在保长、小保队的枪支都集中在他家的碉堡里，你们真能打掉他，也为人民除了一方之害。群众这些恳切的语言，是对敌人的血泪控诉，句句打动了我们的心弦。当场我们也表了态：“坚决打掉它，为死难者报仇，为人民大众雪恨。”50多岁的老大娘，把我们的武工队带到顽乡长的院墙旁，让战士爬墙上房；另一个中年妇女领着我们的爆炸组，钻到敌人的碉堡窗洞口，用三个榴弹，捆在一起，塞了进去。外边的机枪一响，碉堡里轰隆一声，烈焰腾空，烧得敌人焦头烂额。接着，反动的乡、保长和小保队员都被我们抓住了。乡长弟兄三人当场被炸死两个，还有一个被炸伤了腹部，连夜逃走了。至于俘虏经过教育全部释放了。

打掉了近山塘，初步打开了西进山区的大门，部队继续向西行动，又横扫了新、旧铺，挺进到大雨山。盱眙城内的敌人震惊了，连忙派出四个保安中队，配合当地土顽猛向我们扑来。

大雨山地形险要，东连丘陵，西接山区，我们的部队凭险据守。敌人欲攻不得，欲罢不能，只好利用我们“绝对不会伤害群众”的这个优良传统，强迫山下的群众有刀的拿刀，有叉的拿叉，没有刀叉的也要拿条扁担，走在前头，他们压在后面，向我们发动

攻势。对于敌人的这套把戏，我们站在山上看得一清二楚，我们的徐征发大队副，用机枪打了一阵点发，咚咚咚！哒哒哒！机枪打出锣鼓点子来，不打前面的群众，专打后面的敌人，真是弹无虚发，百发百中，压得敌人不敢抬头。群众高兴地说：“新四军的机枪也长了眼睛，专打坏人，不打群众。”敌人的阴谋破产了，只好退下山腰，龟缩到乱草丛中，对我们围而不打。这分明是想等待援兵来再发动攻势。我们盱来工委抓住这个时机，在阵地上召开了工委会议，会上研究了三个方案：一是继续与敌人纠缠下去，这样敌众我寡，打消耗战，不是持久的战略思想；二是全部进山，不易隐藏，山区也难呆住，工作扎不下根来；三是少数人进山侦察，其余撤回休整，保存实力，寻找战机，再进山区。工委通过了第三个方案，并得到效椿同志的支持，也经过了速之、百锷同志的同意。谁进西山侦察？胡坦同志说：西山情况我很熟悉，我带两个侦察员就够了。杨如新同志立即站起来说：“老胡亲自进山，倘有万一我们这个摊子谁来顶住？”他顾全大局自告奋勇，要求带着吕俊献、龚道友两个小队长，亲自到西山去侦察。得到了支队部的同意以后，我们立即组织火力，打开一个缺口，掩护他们远奔西山，突出重围，由近而远。这三个坚强勇敢的同志，慢慢消失在烟雾战火之中。随后，我们这个支队，连夜向东转移，又打了新、旧铺，打了联防区，以及东阳城、永丰镇，胜利地返回到衡阳滩上。

两次西进山区，我们摧毁了一些敌顽乡、保政权，狠狠地打击了土顽武装，三次接触了盱眙、天长两个县的保安大队，震动了淮南各地。“新四军又打回淮南来了”的消息，不胫而走。人民群众互通消息，影响可真不小啊。因此，这不仅是两次武装侦察，也是两次武装宣传，它打击了土顽，震惊了敌人，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。“唤起工农千百万，同心干。”这是最大的胜利成果。

## 湖西侦察 结纳绿林

两次打过三河，吓坏了淮南的敌人，他们惊慌失措，不知我们什么时候又会打过三河，于是他们一面加紧对人民的管制和镇压，规定来人要报告，出门要批准，实行“五家连坐”；一面调兵遣将，加紧对三河的封锁，控制船只，看守渡口。这更增加了我们渡河的困难。尽管如此，只要我们想打过三河，还是可以过得去的。但要求得深入下去，扎根串连，立住脚根还是有困难的。因此，我们决心以胡坦和王宪荣、张士同三人随着泗洪县委的负责人谢南、潘道益同志，过洪泽湖，去盱城对岸西滩进行侦察。这里是泗县、盱眙两县的结合部，历来就是“泗县管不到，盱眙管不了”的一块空白区。如果我们能打进去，既可以直接威胁盱城，又可建成打进淮南的跳板。第二天上午，我们到了剪草沟，听了坚持洪泽湖的领导同志介绍：湖西滩上有一股土匪，在我们北撤以后，又聚集起来了。他们大多数是受土顽敲诈剥削，为生活所逼的劳苦群众。如果能把这些人的工作做好，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，为我所用，对打开这里的局面是有利的。当时我们也是这样想的。能把这些草莽英雄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，那就好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们离开了剪草沟，上了滑皮滩，经过杨圩子，到了老渡口，朝着旗杆滩方向走去。晴朗的天气，金色的阳光，照得芦苇一片碧绿。一阵风来，我们发现前面群鸟惊飞，芦苇晃动，并听到拉枪栓的声音。我们立即掏出短枪，拉开距离，准备应付即将发生的情况。果然，前面芦苇丛中突然跳出两个人来，一个是黑面长腿，细高条儿；一个是浓眉大眼，显得身强体壮。他们手持长枪对准我们，挡住去路。

我们以掌握的江湖黑话与他们一交谈，发现他们正是聚在当地的那帮绿林好汉。有道是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，我们以另一股



江湖势力的面目要求见他们老大，以将这股力量引上革命道路。

五月的淮河滩上，芦苇已齐人深，长得茁壮茂密。那两人带着我们尽走羊肠曲径，经过九曲三湾，通过什么“一步岔过来”、“三步蹦过去”、“五步撑竿跳”、“七步梅花桩”、“九步独木桥”等五道障碍后，才告诉我们说：“这就叫做九里十八湾，直走三里三”。这是他们有意设置的五道障碍。我们来到了小河对岸，发现芦柳夹杂的中间，有几间矮小的草房，里面有人正在喝酒猜拳。他们喝的是高粱酒，猜的是螃蟹拳。什么“螃蟹一，脚八个，两个大钳，那么个大壳，五擎魁首该谁喝？八匹马该你喝……”到了门口，那两人一声报告：“客人来了！”屋里的人立刻簇拥着一个身长刚满三尺的人走了出来。这人满面胡茬，一头乱发，腰里斜插一支土手枪，上面系着一块红绸布。两个带路的伙计，把手向我们一伸，对我们说：“这是我们的老大，姓王，名上殿下军，号称短腿平把。”王殿军双手向我们一拱说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我们也拱手还礼：“少会！少会！”接着，他也一个一个地介绍了自己的伙伴：这是“手提板把”，那是“麻脸平把”，还有“烂眼圈子”，等等。

中午，王殿军带我们到了溜子河，去看他们的大头头，人称“王老太爷”的王兴爱。王老太爷对我们也很热情，摆酒招待我们。为便于将来争取他们支持革命，席间我们有心结纳、刻意笼络。好汉们让胡坦猜拳，胡坦说：“鄙人不才，只会敬酒不会猜拳”，同时高举酒杯，用手沾酒，先在桌上点了三点，说：“一敬天地人，人杰地灵”；对空弹了两弹，又说：“二敬鬼和神，四季保平安；三敬王老大，来！淮上健儿举杯壮志；再敬老先生，江湖义士借酒谈心！鄙人敬陪末座，酒随量饮，抱歉！抱歉！”他们一饮而尽，高兴极了。

### 洪荒宇宙 风雨同舟

过午以后，原盱眙县公安局审讯科员李海明刚从明光回到洪泽